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坛

【主持人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其影响力发生的关键,对其影响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断适应文化环境的过程。齐天大圣信俗本是山林文化信俗,可是却随着人们跨越海洋,传播到中国台湾、东南亚、美洲等地,其神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童谣是生活的文化,以独特的形式反映生活,有着丰富的内涵,今天利用童谣,借助新的手段,创造和传播童谣是新的时代问题。在歌仔戏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今天,获得大众对地方性文化的需要,除了借助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依赖听众的欣赏态度和文化情怀。
(集美大学 杨广敏)

从山林到海洋:福建齐天大圣信俗的跨海传播

赖 婷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福建齐天大圣信仰源自山林地区的猿猴自然崇拜,此后随着人群的流动进入福建滨海社区,并伴随移民活动跨海传播至我国台湾,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洲的美国、阿根廷等国家。在信仰传播的过程中,齐天大圣的神职范围不断扩大,也叠加了海洋性神灵的神职。福建与台湾、东南亚等地区的信俗文化互动也表明,齐天大圣信仰受到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互动的影响。

【关键词】 齐天大圣信俗;海洋文化;闽台关系;华人华侨

【中图分类号】 G 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1-0024-08

在福建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体系中,齐天大圣信仰较为特殊。它源自福建先民对山林自然和猿猴动物的原始崇拜,也在沿海独特的区域环境中裹挟了海洋信俗文化的特点,并随着福建移民跨海传播至中国台湾、东南亚、美洲地区。目前学界对福建齐天大圣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齐天大圣信仰源流及其与《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形象关系的探讨,如徐晓望、林国平、林蔚文、王枝忠、蔡铁鹰,日本的中野美代子、太田辰夫等学者的研究^[1-7],然而,关于齐天大圣信仰跨海传播的研究并不多见,只在部分地区的大圣信仰个案研究中有所涉及,如黄活虎、李星星、张充、吴思慧、池莉莉和泰国谢玉冰等学者的研究^[8-13],尚无对福建齐天大圣信仰跨海传播总

体情况的具体梳理。由此,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勾勒福建齐天大圣信仰跨海传播的总体情况,呈现山林自然崇拜如何经由海路传播呈现新的形态,以见闽人是怎样基于民间信仰,将山与海、海内与海外的广域空间联结为一体,生成其社会移动与世代繁衍的向海性、海洋性的生活文化。

一、源自山林:从猴王崇拜到齐天大圣信仰的生成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山地丘陵地带,在全省土地面积之中,山地面积约占80%,平原和水域面积约占20%,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

【收稿日期】 2021-09-25

【基金项目】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18C055)

【作者简介】 赖婷(1989—),女,福建永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

之说。其西北部有武夷山脉系统，中部有戴云山脉系统，东南部为低丘陵和福州、莆田、泉州沿海的平原地区。

古代福建山多林密，十分适合猿猴类动物生存繁衍。宋代祝穆《方輿胜览》“武夷山”条记载：“武夷山，在崇安南三十里。山多猕猴。”^[14]南宋梁克家《三山志》所记之“猴”：“大历中，有数百集古田杉林中。”^[15]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及戚继光屯兵福清时，曾捕捉石竺山数百只猴类来伏击倭寇：“福清石竺山多狙，千百为群。戚少保继光剿倭时，屯兵于此，每教军士放火器，狙窥而习之，乃命军士捕数百，善养之，仍令习火器以为常。”^[16]清代《闽产录异》也记载了福建山区多猿猴类动物：“猴，性淫而躁。山县多产之。汀属尤多。”“诏安乌山多大猴，常于秋月一会，千百为群，呼啸跳跃，遍满山谷。他时亦罕见。”^[17]总之，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古代福建山林地区多猿猴类物产的特点，亦表明古人在开发山林、与猿猴类动物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也在观察和记录这种与我们物种相近的动物，并产生了正面或负面的动物观。

例如，福建先民认为某种疾病是猿猴神怪作祟的结果，基于敬畏心理，便将猿猴视为“护山林神”加以崇拜。南宋洪迈《夷坚志》的《宗演去猴妖》：“福州永福县能仁寺护山林神，乃生缚猕猴，以泥裹塑，谓之猴王。岁月滋久，遂为居民妖祟。寺当福泉南剑兴化四郡界，村俗怖闻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热，渐病狂不食，缘篱升木，自投于地，往往致死，小儿被害尤甚。”^[18]护山林神猴王作祟导致患者缘篱攀木、狂躁绝食、自残死亡，或许古人将这类疾病的症状和猿猴善攀爬且性急躁等特点相联系，便认为这是猴神施祸的结果。

宋代永福能仁寺猴神崇拜的故事表明福建的猴神信仰有较早的来源，并且，它与福建山多林密、易发瘴疠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先民对猿猴类动物的崇拜心理和思维方式有关。虽然明清以来，在《西游记》相关文艺作品的传播影响下，福建的猴神大多以齐天大圣的名号和小说里的形象出现，不过，一些地方性猴神依然保留通天大圣、九仙岩猴天王、丹霞大圣等名号和不同的信仰形态，并存有早期的信仰实物遗迹。闽北顺昌

保留元明清以来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信仰遗存多达百处。福州闽侯九仙岩猴天王宫很可能建于明代，目前存有清朝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的碑记。此外，建瓯市玉山镇樵村大圣庙残存的信息表明该庙可能建于元朝元统年间（1333—1335），庙前还立有清朝嘉庆廿五年（1820）、道光八年（1828）重修大圣庙的碑记；南平光泽县饶坪村大圣庙留存了清朝嘉庆廿四年（1819）记录庙产事务的碑记。大概因为大圣信仰长期被视为淫祀，这些实物遗存并未见于方志记载。

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大圣信仰遗存大多分布在闽北和闽东的山区。其信仰的底层逻辑是山民对猿猴动物的自然崇拜，是山民在处理与自然和动物关系时的祈福对象。当猴神崇拜随着人群的流动和交通道路网络传播到福建各地，它又根据不同环境和受众群体的需要衍生出新的信仰职能。笔者田野调查发现，齐天大圣庙宇在闽江流域的陆道驿站和水道码头扩散分布，其信仰的传播似与福建闽江流域的商业、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有关，这些地方的大圣传说也涉及船工、货商及行旅之人。《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神通广大、降妖除魔、善于保驾护航和聪明机灵等特点也有助于将其塑造为商业和水陆运输行业的保护神。除了内河地区，在闽江流域出海口的福州马尾、长乐、平潭岛、宁德海边、莆田海边、泉州海边也零星分布着大圣庙宇。齐天大圣信仰从山区传播至沿海地区，又随着沿海移民的浪潮，跨海传播至我国台湾和东南亚、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脱离了山地原生语境的大圣信俗也逐渐叠加了海洋信俗文化的特点。

二、跨海传播：台湾齐天大圣信俗的落地

作为海洋大省，福建有3 051公里的海岸线和13.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19]。福建滨海地区的齐天大圣庙因靠海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便于齐天大圣信俗的跨海传播。例如，福州市马尾区闽安村邢港码头迴龙桥头闽镇齐天府就是一个例子。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遗存之一，迴龙桥是当地海上贸易和海防历史的实物见证。据桥头

所立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沈公桥》碑文:“闽安之迴龙桥,造于唐季,宋丞相郑公捐俸重修,以飞盖桥名;至我朝康熙丁巳年协镇沈公以桥久倾圯,慨然捐修。”^[20]相传迴龙桥始建于唐代,宋代、清代皆有重修。因闽安邢港地处闽江口内的西北岸,适合往来江海的船只泊船避风,所以被称为“江海锁钥,省会咽喉”,宋代置监镇官,建监镇衙,明代置巡检司及税课局,清代亦是海防重镇和福建海关总口之一^[21]。

迴龙桥北侧桥头的齐天府,现供齐天大圣,其始建年代尚无确证文献可考。但据1988年当地人林美芳讲述的传说,齐天府和修建迴龙桥与平息邢港风浪有关。相传,古代邢港地区没有桥,当地村民屡次造桥,都被邢港鲤鱼精作怪所招来的大浪冲毁,还因此淹死了不少过路行人。这附近怡山上的妈祖婆去找观音娘娘请齐天大圣孙悟空赶跑了鲤鱼精。村民想再造一座坚固的石桥,可苦于花岗岩石太重。齐天大圣挥一挥金箍棒,石桥便造好了。村民害怕齐天大圣回转南海之后鲤鱼精再回来作怪,便在桥头建一座齐天府,塑了一尊大圣金身。此后,邢港风平浪静,再未发生毁桥事故^[22]。这则传说中的齐天大圣被赋予了类似海洋神灵的神职,他不仅展现了在江海咽喉之地建起坚固石桥的神通本领,还能赶走兴风作浪的鲤鱼精,平息江海风浪,保佑往来海内外的行人平安。

由于地处江海航道的咽喉位置,历史上,闽镇齐天府的香火也由此出海,沿着海洋航道走向福建其他沿海地区和台湾地区。泉州惠安小岞妈圣宫的齐天大圣香火即来自闽镇齐天府,2021年4月2日妈圣宫还组织信众赴闽镇齐天府举行朝圣谒祖、进香赐福、刈火分灵的民俗文化活动。台湾高雄典宝代天府齐天大圣也是闽镇齐天府在台湾的分灵。2021年高雄典宝代天府举行齐天大圣佛诞活动时,作为“圣爷祖庙”的闽镇齐天府还献上花篮贺礼,送去“两岸宫庙,友谊长存,神恩护佑,万事顺利,灵分台湾,神佑两岸”的祝福。闽镇齐天府重修时,一部分资金也来自台湾的齐天大圣信众。据该庙2015年所立的碑志称其承蒙“热爱乡梓的旅台人士”“海内外信士慷慨解囊”,献资重修。在献资名单上可见“台币:陈清华一万元,郑学德一万

五千元……”“美金:任良俊一百元”等来自台湾信众的捐资记录。正门悬挂的“齐天大圣”匾额落款为“一九九零年岁次庚午仲夏吉旦旅台信士任良俊、刘宝英仝敬献”,可见这块牌匾也是旅台信众任良俊等人捐赠的。

历史上,由福建移民带至台湾地区的齐天大圣香火还有很多。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吴思慧实地考察了台湾地区27处齐天大圣庙宇,于2017年完成了硕士论文《台湾齐天大圣信仰研究》,得出齐天大圣信仰是由福建沿海传播至台湾的结论,填补了台湾齐天大圣信仰研究的空白。根据她的论文,我们了解到一部分台湾主祀齐天大圣庙宇的分布情况:台湾北部和东部有新北市贡寮区大圣爷庙(圣经庙)、台北市万华区水濂宫、基隆市中正区圣济宫、宜兰县壮围乡紫云寺、花莲县丰滨乡大圣宫;台湾中部有台中市清水区玉圣寺、彰化县彰化市八卦南天宫、南投县埔里镇西镇堂、嘉义市东区吉圣宫;台湾南部有台南市龙崎区武当山庙、高雄市旗津区花果山天音寺、屏东县牡丹乡南天门齐天宫、琉球乡南天宫等^{[11]4-5}。近年来,福建顺昌与台湾地区齐天大圣庙宇交流互动较多,也了解到台湾供奉齐天大圣香火的庙宇数量可观^[23],若加上无法计数的家庭坛口,可知齐天大圣信仰在台湾民间信仰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台湾地区流传的大圣传说看,齐天大圣民俗在台湾的传播主要有以下3种方式:(1)移民将大圣香火带至台湾后建庙。例如,光绪年间福州人林冠英及5位商人赴台湾花莲县丰滨乡大港口,登陆后发现铜矿,因缺乏开采工具,返回大陆携带工具之后,却在赴台途中翻船,工具尽失,如此反复,第二次也没成功。到了第三次,他们携带齐天大圣神尊一同渡海,最终平安进港,此后便在当地建庙供奉齐天大圣^{[11]54}。(2)大圣神像漂海至台湾后被人拾起并供奉。例如,台北水濂宫称,曾有一位居民在淡水河二号水门附近拾获一尊从大陆漂海而来的猿形神像,于是将其奉为齐天大圣供奉^{[11]161}。(3)齐天大圣在当地显灵后建庙。例如,宜兰壮围乡紫云寺的建庙传说称,百余年前,当地有个放牛小孩林阿富,因敬佩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神通广大,放牧闲暇时塑造孙悟空的泥像,朝夕虔诚膜拜,齐天大

圣显灵保佑合境平安，六畜兴旺，人们便建庙供奉^{[11]48}。

由于海峡两岸齐天大圣信俗同源的关系，二者存在许多信俗文化上的相似性。笔者曾在福州屏山齐天府及其分庙、邵武齐天宫等地搜集到与台湾宜兰紫云寺牧童泥塑猴神情节类似的传说。一位来自福州屏山齐天府万安寺行台的乩僮说：“有一个放牛娃，天天在那个（屏山）山头放牛，自己用泥巴捏一个神猴。然后老百姓去那边烧香，（发现）呀！有一个猴子的金身，然后去那里跪拜，有求必应。”^①在远离福州的闽江上游邵武市齐天宫也有类似的传说。据邵武齐天宫庙头邓仕仁说：“听老人家讲，原来（齐天宫）那边是荒地，放牛的（人）在那边用泥巴塑了一个齐天大圣。所以（庙）就这样子盖起来了。”^②邵武齐天宫的建庙年代今不可考，但根据当时已92岁的邓仕仁老人的回忆，该庙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邵武齐天宫位于闽江水运沿线，在这条航道上跑船的人常常往返福州和邵武两地。邵武的大圣庙也有福州人来祭拜，从人群的流动方式看，邵武、福州和台湾的放牛娃泥塑大圣的传说可能有某种关联。

除了传说相似，海峡两岸齐天大圣的演变形态也有相似之处。例如，两岸都存在丹霞大圣与齐天大圣相混淆的现象。丹霞大圣是福州本土猴神，原为淫人妻子的猴精，被陈靖姑降服后成为她的先锋部将，协助其降妖除魔。因其形象与齐天大圣十分相似，所以常常被误认为齐天大圣。丹霞大圣曾随福州移民传播至台湾地区，吴思慧就发现如今台湾存在丹霞大圣被视为齐天大圣的情况^{[11]37}。然而，早在清代小说《闽都别记》《临水平妖志》中就提及福州民间已出现此类现象，如《闽都别记》借太監之口称：“咱家见各处有圣王庙，以为齐天大圣，原来是此丹霞。”^[24]笔者当代的田野调查亦见到此类现象，另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述。

此外，海峡两岸的齐天大圣信俗还有诞辰日

期、跳僮仪式、拜契（认大圣为契爸）、神职功能等方面的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总之，由福建移民带至台湾的大圣信仰是海峡两岸同胞一衣带水、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三、下南洋：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齐天大圣信俗

除了海峡对岸的台湾，齐天大圣信俗也随着福建移民跨海传播至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美洲的美国、阿根廷等地。

泰国学者谢玉冰的《神猴：印度“哈奴曼”和中国“孙悟空”的故事在泰国的传播》罗列了泰国当地40余座主供齐天大圣的庙宇，若加上齐天大圣作为配祀神的宫殿，则泰国供奉齐天大圣的庙宇数量应该不止于此。大圣崇拜集中分布于泰国中部和南部靠海地区，表明该信仰随着移民从中国进入泰国主要以海路为主。大圣崇拜在泰国本土的传承也依靠乩僮。乩僮被大圣附体后会有猴类的跳跃搔首、眨眼尖叫等行为。普通人成为乩僮后，身体的病症会逐渐消失，原有的酗酒抽烟等恶习也都会改掉，只会说泰语的人也会开口说中文^{[13]70-83}。这与笔者田野调查的发现十分类似，只不过，福州的大圣乩僮强调，大圣附体后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福州方言。

关于马来西亚齐天大圣庙宇分布的情况，学者李天锡曾提及古晋单头榴槿大圣宫、砂南坡南山祠、沙捞越河新渔村显圣宫、峇都林当路东岳观都供有齐天大圣^[25]。此外，笔者还搜集到马来西亚36座供有齐天大圣庙宇的信息，这些庙宇大多是近几十年重建或新建的，分布在雪兰莪、吉隆坡、马六甲、槟城等地。例如，雪兰莪西灵宫始建于1934年，主供齐天大圣，同时还供奉了广泽尊王、观音、关圣帝君等。这些庙宇的神灵体系都与此类似，既供有齐天大圣，也供有其他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呈现诸神杂糅供奉的形态，而更为深入的研究还有

① 田野资料：讲述人：齐天大圣乩僮林铿，采录人：赖婷，采录时间：2019年7月18日，采录地点：福州闽侯甘蔗万安寺。

② 田野资料：讲述人：邓仕仁，采录人：赖婷，采录时间：2019年8月8日，采录地点：邵武齐天宫附近邓仕仁家中。

待田野调查的开展。

新加坡也有齐天大圣庙。例如,士拉央自在宫主祀齐天大圣,普陀寺供奉齐天大圣等神,圣宝坛也主供齐天大圣。黄活虎了解到早年福州人移民到新加坡时也带去了大圣信仰。新加坡华人协会副会长黄万庆称,20世纪初许多新加坡土生华人也祭拜齐天大圣。如今新加坡保安宫、峇鲁齐天宫都供有齐天大圣^{[8]20}。历史上,新加坡华人华侨返乡时,也会为家乡的齐天大圣庙捐资。例如,漳州角美镇东美村崑尚宫主供齐天大圣、玄天上帝等神灵。据庙内碑记称,该庙原名崑尚庵,肇建于清乾隆年间,由高田、墩上两社兴建,同治年间毁于火灾,光绪三年(1877)重建,更名广福宫。相传,新加坡华侨曾振源曾为其重建捐资。曾振源约在19世纪中期下南洋谋生,在新加坡与亲戚一同经营丰源货栈,此后又向航运、贸易、典当等行业的发展,尤其丰源航务局的业务遍布新加坡、印尼等南洋地区^[26]。曾振源是否也在新加坡供奉齐天大圣尚未可知,但从他为家乡齐天大圣庙捐资的行为看,齐天大圣也许为他们家族下南洋创业成功提供过信仰的心理慰藉。

齐天大圣信俗除了传播至东南亚地区外,还随着1980年代以来福州人移民欧美的热潮,远渡重洋,传播至美国、阿根廷等地。例如,在福州长乐厚福寺后自然村有一座齐天府,庙碑记载:“本境齐天府,明成化年间建。相传嘉靖时倭寇进犯,大圣显灵,指点村人匿芦河苇草中,幸免于祸,此后香火日盛。”^①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齐天大圣曾在海上倭寇进犯时保佑当地百姓平安。对于生长在海边的村民而言,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很多危险都来自海上,而善于降妖除魔、为唐僧取经保驾护航的齐天大圣,也被认为是抵御海上风险、保人平安的重要神灵,当地人出海或移民时也会带上齐天大圣的香火。据当地文化精英林玉琰介绍:“我们村就4000多户人家,总共2万多人。现在有6000多人在美国,在福建同乡会中会员(人数)是最多的”“我们

村也有三四百户人在台湾,都是解放前出去的,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人出去了。去美国的那些人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去的”“那个时候出国还是挺危险的。有的是从飞机走,有的坐船就比较危险。以前我们家里面工资很低,当地人一般就是种田、捕鱼的生活,一出去打工,工资都是一两千美金”“我们这边的人出去,都会把家乡的香火带出去,他们用香火袋,红红的一个袋子,里面装了香炉里的香灰”“走船的人这个香火都要放在船上,会保佑他平安。到美国的就带到美国去,到台湾的就带到台湾去了。”^②为了谋生,当地人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渡海,并将本村神灵的香火带在身上以求平安,平安到达后都会将香火供在家中,每逢初一、十五和神灵诞辰都会祭拜。据一位移民阿根廷的林姓村民介绍,他家里供奉的齐天大圣香位就是自己当年移民时随身携带的香火袋,每年家乡举办重大神诞活动时,他们也会回国返乡,还愿补库,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工作平安顺遂。

四、寻根谒祖:闽-台-南洋华人信俗文化的跨海越洋互动

福建齐天大圣信俗除了单向地传播至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也在信众寻根谒祖进香的浪潮中,促成跨海区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目前,福建顺昌、福州屏山、闽南石井等地都被称为齐天大圣信仰祖源地。中国台湾、东南亚的谒祖信众在不同祖源地之间的抉择,也牵动着福建各个大圣信仰祖源地之间的博弈。

自2002年起,闽北顺昌宝山发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双圣墓(又称双圣祭坛、双圣神庙)的相关报道,引起海峡两岸、东南亚地区大圣信众的关注。许多信众通过电视新闻和网络媒体得知顺昌可能是齐天大圣信仰祖源地之后,便组团到宝山寻根谒祖。2005年9月,台湾台中市合安堂到宝山寻找齐天大圣祖庙。据称,“他们先

① 田野资料:《福州长乐厚福寺后自然村齐天府碑记》,采录人:赖婷,采录时间:2019年2月16日,地点:福州长乐厚福寺后自然村齐天府。

② 田野资料:讲述人:林玉琰,采录人:赖婷,采录时间:2019年2月16日,地点:福州长乐厚福寺后自然村齐天府。

到连云港花果山，但到那里找不到跟大圣的感应，又折回福建，一路搜寻，找到顺昌县宝山寺双圣墓”“先向双圣墓焚香，然后跳童，接引圣火，法事做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一人包一撮香灰带回台湾”^[27]。2007年11月，马祖尚书公府文化朝圣团也到宝山双圣墓前进香。他们还带来牌匾送给宝山寺双圣庙，现存放于顺昌县博物馆，有利于对外展示两岸齐天大圣信仰的源流关系。此后，马祖尚书公府常常受顺昌县政府邀请来当地参加海峡两岸大圣文化旅游节活动。例如，2019年8月，顺昌县政府举办齐天大圣信俗文化旅游节，邀请了马祖尚书公府参加盛大的谒祖仪式。2019年11月，台湾新竹五指山大圣爷庙受邀参加顺昌举办的海峡两岸大圣文化交流论坛，随行的台湾戊己剧团带来《神勇大圣》的鼓舞表演，客观上促进了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五指山大圣爷庙副主委黄婕喻女士称：“台湾齐天大圣文化信仰也起源于闽北顺昌，顺昌有大量齐天大圣信仰的宋、元、明实物遗存，我们也一直有听闻，非常向往，在宝山上有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双圣神庙，双圣神庙是台湾信众普遍认同的齐天大圣爷祖庙，同时也是台湾齐天大圣信徒近年来源源不断远赴闽北顺昌宝山拜谒的缘由”“齐天大圣信俗文化在两岸都有很悠久历史和很深远的影响，也是连结大陆和台湾之间一条重要的文化桥梁。”^①顺昌大圣信仰借助对台优势，逐渐获得了官方力量的支持。2011年12月，顺昌齐天大圣信俗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官方力推的海峡两岸齐天大圣文化交流平台。

在福州民间影响力最大的大圣信仰祖源地则是屏山齐天府祖殿。中国台湾、东南亚的一部分大圣信众依靠民间自发的跳僮仪式来认祖屏山齐天府。例如，马来西亚彭亨州云顶塞帕玉封孙灵宫乩僮认祖屏山的过程就是通过跳僮来完成的。马来西亚孙灵宫乩僮郑三昊曾花费9年时间寻找大圣祖源地。他通过网络检索齐天大圣香火祖源地的信息，从马来西亚多次来到中国，依次寻访

过连云港花果山、台湾五指山、顺昌宝山和福州清泉庵，但跳僮之后都逐一否认了，快要放弃之时，在机缘巧合下来到屏山齐天府祖殿，一到祖殿便有了灵力感应，跳僮确认屏山为祖源地。2019年8月24-26日，屏山齐天府齐天大圣诞辰期间，孙灵宫乩僮带领20多位信众从马来西亚乘飞机赶到福州举行隆重的谒祖请香分炉仪式，希望将屏山祖殿齐天大圣和另外四尊大圣兄弟的香火都带回马来西亚供奉，因为他们准备另辟新址，扩建孙灵宫的规模。2009年郑三昊成为大圣乩僮时，只在家中供奉大圣，但大圣信俗活动太过“热闹”，遭到左邻右舍投诉，大圣信众称：“不像在这里，我们马来西亚有马来人、印度人，宗教方面比较敏感，所以师父就决定搬迁”“我们都是华人，马来人不信齐天大圣的”^②。为了避免与马来西亚其他宗教人士的冲突，并壮大华人的信仰力量，他们找到云顶塞帕的一块属于马来西亚王族的土地，但购入土地的资金不足。据称大圣曾帮助很多商界华人，在马来西亚商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当地华人商会就出钱购置了这块地，捐给孙灵宫建庙。此次谒祖行程结束之后，孙灵宫信众回到马来西亚举行了隆重的安香和庆祝仪式，也有相关媒体报道了他们到福州谒祖请香分灵的全过程。由此可见，孙灵宫此次谒祖活动，有意扩大其在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和民间信仰圈的影响力，以获得更具权威的信仰合法性和信仰资源。

此次谒祖活动中，马来西亚乩僮还与福州屏山齐天府的乩僮同时跳僮，交流灵乩文化。马来西亚乩僮所说的话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普通话，据说是“古福建话”，但他的“古福建话”也不是福州方言，在场的福州人也听不懂。由于跳僮时语言不通，他们用互相敬茶的方式，象征大圣灵力的交流，也带有福建地域文化的特点。在福州乩僮看来，近年来他与中国台湾、东南亚地区寻根谒祖信众的民间交流比较多，这些地区的齐天大圣信俗和跳僮仪式往往保留了更多传统元

① 田野资料：台湾新竹大圣爷庙副主委黄婕喻女士在两岸大圣文化交流论坛上的发言，讲述人：黄婕喻，采录人：赖婷，采录时间：2019年11月29日，采录地点：两岸大圣文化交流论坛现场（顺昌大圣酒店）。

② 田野资料：讲述人：马来西亚孙灵宫谒祖团成员安妮（马来西亚华人），采录人：赖婷，采录时间：2019年8月25日，采录地点：福州市屏山齐天府祖殿。

素,而福州的大圣信仰曾屡遭毁禁,在反复中断和重建的过程中,很多传统都没能保留下来。这也刺激他产生向中国台湾、东南亚乩童学习并恢复福州信俗传统的文化自觉。

总之,大部分信众寻根谒祖的方式无法像历史学者那样爬梳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去考辨真实发生的信仰传播史,而是借助乩童的灵感来确认,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尽管现有资料表明,大圣信仰从福建沿海直接传入台湾的可能性更大,但由于顺昌近些年发现了百余处元明清以来的大圣信仰实物遗存,其大圣信俗也由政府推选列入省级非遗名录,拥有更丰厚的信仰资源和宣称更古老的祖源地的优势,官方也着力将顺昌齐天大圣信俗打造成增进两岸文化认同、凝聚同胞感情、推动两岸和平的重要交流平台。相比之下,福州屏山齐天府祖源地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它更依靠福州本土的信仰传统、信俗本然的传播规律和信众自发的动力来开展信俗文化的交流。不过,中国台湾、东南亚信众在顺昌和福州两个不同祖源地之间的抉择都能体现信众的共同诉求,他们既要通过寻根谒祖来寻求文化认同,也要通过祖地分香仪式获得信仰资源与合法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跨越海洋的闽-台-南洋区域的信俗文化传播与互动规律。

五、结 语

池莉莉《石井沿海社会大圣崇拜研究》指出:“闽南沿海民间除了妈祖信仰之外还有齐天大圣信仰,有利于我们认识沿海文化的多样性。”^{[12]62}的确,从本研究对大圣信仰跨海传播现象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源自福建山林的猴神崇拜跨海传播至中国台湾、东南亚、美洲地区,被赋予了抵御海上风浪和寇贼的危险、保佑移民平安顺利以及海外经商成功等神职,在当代移民与祖源地的信仰互动中,它还具有增强海外移民文化认同等信俗功能。比较它与妈祖等海神信仰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海洋信仰体系的多面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齐天大圣信仰的“祖源地”也受到海外信众群体与文化交流的影响。不仅寻根谒祖的跨海信俗互动可以体现这一

点,历史遗留的线索也表明这种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宋元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曾有佛教、道教、摩尼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形成独特的滨海区域文化。泉州现已发现300多方印度教石刻。吴文良等学者认为,许多石雕的故事内容都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有关。其中一块雕有猴王的门框石描绘的应该是印度猴神哈奴曼^[28]。中野美代子也认为哈奴曼的故事经海丝之路来到福建泉州。此外,她认为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记录的一首福州地区流传的取经故事的诗赞,似乎隐含了一个与渡海有关的猴行者故事^{[6]390-405}。太田辰夫也认为取经故事诗赞中“苦海波中猴行复”的意思是猴行者曾在海上往返^{[7]50}。这都表明宋元时期福建流传着丰富的猴神故事,既有前文提及的护山林神猴王,也有《西游记》成书之前的渡海猴行者故事和海外传入的哈奴曼故事。

由此可见,在福建的山海之间、海内与海外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中衍生的猴神体系是多元且复杂的。虽然不少学者都对《西游记》的成书与福建齐天大圣信仰的互动关系有过探讨,但这种关系应该被放置在福建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互动的视角下才能被充分揭示。并且,福建山地文化内部也并非均质,应该根据山地交通和文化走廊区分出内陆山地文化和沿海山地文化。比如,元明清以来的顺昌通天大圣信俗应该属于内陆山地文化的产物,而宋代福州永福能仁寺的护山林神猴王属于沿海山地文化的产物。两地不同猴神信仰的演变路径、其各自联结闽-台或联结闽-台-南洋的同同异异、具体差别及其展现出来的跨海文化的具体多样、丰富多彩等等,也都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

- [1] 徐晓望. 福建民间信仰源流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 112-130.
- [2] 林国平, 彭文宇. 福建民间信仰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62-64.
- [3] 林蔚文. 福建民间动物神灵信仰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 121-134.
- [4] 王枝忠, 苗健青, 王益民. 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

- 记》[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68-71.
- [5] 蔡铁鹰. “大闹天宫”活水有源：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J]. 学海. 2006(1): 172-176.
- [6] 中野美代子. 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M]. 王秀文,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79-386.
- [7] 太田辰夫. 西游记研究[M]. 王言,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47-63.
- [8] 黄活虎. 福建齐天大圣信仰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 [9] 李星星. 沿海地区民间信仰的在地化研究：以温州灵溪镇齐天大圣宫及其信仰为例[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3.
- [10] 张充. 泰国大众文化下的《西游记》[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4.
- [11] 吴思慧. 台湾齐天大圣信仰研究[D].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 2017.
- [12] 池莉莉. 石井沿海社会大圣崇拜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 2018.
- [13] 谢玉冰. 神猴：印度“哈奴曼”和中国“孙悟空”的故事在泰国的传播[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4] 祝穆. 方輿胜览[M]. 祝洙, 增订, 施和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84.
- [15] 梁克家. 三山志[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0: 664.
- [16] 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73.
- [17] 郭柏苍. 闽产录异[M]. 胡枫泽,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212.
- [18] 洪迈. 夷坚志[M]. 何卓,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7-48.
- [19]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福建省志·海洋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1.
- [20] 黄荣春. 福州市郊区文物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169.
- [21] 张在普, 林浩. 福建古市镇：闽台古乡间商品市场[M]. 福州: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8: 2.
- [22] 福州市郊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编.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州市郊区分卷[M]. 福州: 福州市郊区文化印刷厂, 1989: 14-16.
- [23] 王益民. 大圣祖地遗产实录[M]. 福州: 海峡世纪(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013: 283.
- [24] 里人何求. 闽都别记[M]. 陈泽平, 校注.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1239.
- [25] 李天锡. 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317-318.
- [26] 郑鏞. 闽商发展史·漳州卷[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165.
- [27] 王益民. 心系宝山[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8: 52-53.
- [28] 吴文良. 泉州宗教石刻[M]. 吴幼雄, 增订.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452.

From the Forest to the Sea: Overseas Spreading of the Monkey King Belief and Customs of Fujian People

LAI Ting

(School of Maritim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belief in Monkey King in Fujian originated from the natural worship of apes and monkeys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After that, with the immigration of people, it entered the coastal communities of Fujian, and along with across-seas immigration, it spread to Taiwan area,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Argent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America.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 belief, the scope of the priesthood of Monkey King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the priesthood of the ocean gods has also been superimposed. The interaction of belief and culture between Fujian, Taiwan,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regions also show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key King belief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untain culture and maritime culture.

Key words: the Monkey King belief; maritime culture; Fujian and Taiwan relations; overseas Chinese

(责任编辑 陈蒙腰)